

Originally, I proposed to Dr. Lee to talk about the American Industry at work. As my second topic. After I had seen the technical excellence of many engineering developments and the remarkable exhibition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collective engineering efforts in Taiwan, I decided to change my subject to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The reason is obvious: with this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ability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in addition to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s someday we will have to retake control of the mainland. To help rais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500 million and to help promote communications within the two million square mile area, we not only catchup the status of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surpass many of them by rendering these services through synchronous satellites.

徵信錄

茲將五月份繳來友聲基金、會費及同學錄成本費各學長芳名徵信於後：
(一)友聲基金：錢浩然一百元。(二)會費：錢浩然六十元(四九、五〇、五一)年，於升峰、唐勛治、朱銘堅、舒照坤、賴遜岩、陳暄、不知姓名(以上每人二十元)、沙啓鍾四十元(五〇、五一年)。(三)同學錄成本費：朱銘堅、錢浩然、賴遜岩、李懷忠、楊泰傳(收十元，另購乙本)、不知姓名。
以上三項共收新臺幣三七五元。未繳各費諸學長，務請速予滙寄臺北市開封街一段四號公共工程局段清濤學長收或請滙撥臺北郵政劃撥第一二九四六號。

又前列會費及同學錄成本費內列有「不知姓名」者，係同一學長，由郵局滙撥會費二十元及同學錄成本費五元，因郵局未將劃撥單姓名條寄來，故無從得悉芳名，請該學長查核前列名單將芳名惠示，以便登記為盼。又上期所刊南部聯誼會代收會費有無名氏一位，經查知係吳仁民學長。

喬遷誌喜

錢浩然 高雄市新興區
復興一路一號
楊傳琪 高雄市蓬萊路
十號碼頭高雄
港務局船舶機
械修理廠

記校慶紀念日

晶

我原說早上做了禮拜再去，遲些就遲些，因為禮拜天必須做禮拜，這是我的慣例。他却非說來不及，難得校慶會在新竹舉辦，我們始能就近參加，「做禮拜」缺一次有什麼了不起。我拗不過他，穿起他昨天特別為我購辦的一襲阿龍外衣，十點多，全家六口，魚貫而出。

我們家到電子研究所，要不一刻鐘，我主張按步當車。他認為太太穿戴得體體面面，必須僱車。又是拗不過他，我和老三老四蹬上街車，眼看着落在後面的父子三人，我不禁露上感激的笑容。

我原是個愛熱鬧的人，可是今天參加交大六十六週年校慶同樂會，我在湊熱鬧之外却另有原因。

電研所，半年前他曾帶我來參觀過，今天復臨，它再度引發我：環境幽雅、意境崇高的感覺。面對着這座自由中國新創的電子科學研究的園圃，我是多麼興奮着交大科學發展的成就，私心願望我的孩子們將來有步進科學園圃的一日，像電研所的研究生一樣。我們來早了，賓客還寥寥無幾，看到大會節目單

，始知十一時才開始電子計算機啟用典禮，然後校慶紀念會。真怪他嘿急一陣，把我敬拜上帝的時間給奪了，而且早來此，多麼無聊！幸有更早到的盧善棟學長、施德華學長等陪着我们聊一陣，精神上輕鬆自如得多。

盧學長告訴我們校友會晚間假臺北國際學舍舉行摸彩及聯誼舞會，啊！我的心怦然一動，國際學舍，那是何等吸引人的所在！離開臺北七年，我就沒有機會再去過。何況我是愛好蓬拆的人，却多年沒有機會婆娑一番了。我不禁對他使了個訊問的眼色，同時嚮地看到依依在身旁的四個孩子，我的心扉只好硬硬地關閉起娛樂的外景，唉！逝去的青春的確可貴，因為青春是自由的象徵。

近十一點了，大家所嚮候的接送臺北校友的專車，一輛輛先後姍姍地來了，湧來了大批紳士淑女的臺北客。我們倆的目光儘往人叢中搜索。當然，我們渴望見見他的同窗舊雨，這是難得見面濶聚的良機。首先我見到了盧學嫂，我興奮地過去和她握手招呼，同

時我注視着和盧學嫂一起的女士，按着她們倆聯袂相偕的親密神情，和相似的面龐，我猜想必是我今天私心一見的唐慧貞女士，不是嗎？她們唐氏雙妹，是交大的姊妹花。自我在友聲上歷次拜讀了慧貞女士古雅典麗的散文後，我一直心儀欽折，一個學交通管理的人才，兼有深湛的文學修養，真太難得。可惜盧學嫂不知我傾慕的私心，沒有為我介紹，更怪我太靦覷，以致無法一吐敬仰之忱。

再次我的目光往年高德勳的前輩中搜索，我不屬交大人，又極少參加校友的聚會，因此連交大先輩凌校長鴻勳都不識，還以為是李熙謀伯父呢！他，是我今天私心拜見的父執。因為李伯父和我家誼屬同鄉世交，且是家父的稔友，我久仰盛名，然而却無緣拜識。由他替我引見介紹後，我始得識荆這位名聞國際的我國原子能專家，並道出家父的姓名。家父今年該六十多歲了，李伯父好像比家父年長，不料風度爽逸，神采奕奕，一點不老，真是吉人天相。面對這位長者，我不禁為我的故鄉——那小小的古老的江南一角小鎮驕傲，因為它孕育過這位拔萃的科學先進。

早年我似乎聽說父母親的婚姻，還是李伯父做的媒人呢！我的外婆家和李伯父家是隔鄰，這就很有可能，若是，我真感謝李伯父，因為雙親的美滿姻緣是閩里聞名的。同時我也深深懷念起睽隔十三年的雙親

然後擇座細嚼慢嚥的享受起來。我們歇腳的地方儘是快傾者，我不能讓孩子們瞪眼嚙口水，只好到處轉。孩子們儘催我取餐匣，我只好上樓找他求援，一眼便見他坐在入口處，我用眼語手語告訴他退席進餐，他氣呼呼地走了過來，對我說：「演講很精采，不能放棄。」

餐券在他口袋裏，我希望閑家一起進餐有意思，所以我勸孩子們忍着些。然後帶着嘟嘟咕咕的饑傢伙，再次作無錫人——團團轉。可憐到處沒有安靜地，簡直無處立錫。

孩子們真是小精靈，眼睛耳朵均尖，發現兒童餐匣領完，我一打聽，果然。這一急非同小可，小傢伙們不圖過聚餐新鮮玩兒，難道為看電子機而來嗎？還管你學術演講精采不精采，我只有誠惶誠恐再上樓。這回不客氣了，臉色一沉，他不得不退席，我們在外賓學者的英語演講聲中下了樓，待他得知我沉着臉色的原委，連說抱歉，想不到程序方面脫了節。

兩匣兒童餐匣抵成人餐匣一個，四個孩子正好每人半大匣，其實份量差不多，只是不整套。三個孩子都無所謂，老大這死心眼，他喜歡吃那份形式，今天得不到整匣，進餐時紅着眼睛儘不痛快，爸爸服侍這服侍那，一臉抱歉神色，他倒真是一切為妻兒。

會議在我們進餐很久還未結束，幸虧被我逼他割愛退席，否則連成人餐匣恐怕要付闕如哩！而且羅宋

來，願主祝福他們。

電子計算機開鉅啓用計算典禮後，紀念會在圖書館二樓會議廳舉行，他去參加了。我帶了四個嘍囉，又是躊躇不安了，儘轉呀轉的，終於見到了好幾位學嫂。

和夏貢書學嫂自基隆一別，忽已二年餘，望着彼此的孩子，不約而同的發出驚訝；長高了好多哩！夏學嫂仍是精神挺好，她端詳着我說：「瘦了好多！」我看看身上這襲襪袍，兩年前像裹肉粽，如今却合身慰貼，我不禁嘆息，我寧願裹肉粽難看，因為那證明我心廣體胖。

馮大宗學嫂、吳伯楨學嫂伉儷、榮文雅學長等都多年不見了，難得今日碰面。馮家那洋娃娃似的小弟弟，吳家那二千金，上次見時還在襁褓，今天都是幼稚園生了，他們一對對都心廣體胖，怎麼祇我又瘦又老呢！心裏無限惆悵。

圖書館二樓傳出一陣陣掌聲，他定是聽講得津津有味了，可是坐失把晤同窗稔友的良機。我是不善交際的人，何況我與學嫂們數年難得見上一面，顯得很生分，很拘束。只有夏學嫂，是最熟的，我們同在基隆時，她的好客，使我經常作她家的坐上客，至今猶念念難忘呢！

午餐十二時開始，校友們紛紛憑餐券領取餐匣，

湯一定冷卻難嚥。我們總算趕上，可是我一直惋惜着坐失了進餐時那份舊雨新知暢聚晤談的歡樂。

餐畢起立，正擬響應下一個遊覽節目，忽然遇到朱榮光、孫恭先、胡再成等幾位學長和學嫂，我不見他們，最久的可能有十年多了。當初我來臺灣時，跟着他到處闖，還沒有結婚的時候，他們幾位是最熟悉的。那時他們還問我介紹女朋友呢！如今他們的第二代都是一二三名了。歲月無情，催我們老了。朱學長還是那末熱情風趣，談起彼此未婚前的趣事，而且捧我場，說我跟以前一模一樣，我不禁飄飄然起來，然而我立刻參悟，他豈不是在使用外交詞令嗎？

然後我們選擇了擠沙丁魚車到青草湖遊覽的一組。湖光山色恬靜寧遠，令人心曠神怡。我們一家躲在山坳下湖邊汽艇站一角，觀望對對的情侶艇，在如鏡的湖面，悠然滑去，微風徐來，水波不興，我真有一「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情趣。明日一早，我又得帶着三個孩子上山，為稻梁謀而碌碌終日了。

歸途中，沙丁魚擠得更兇，他抱着老四，擠得汗流夾背，然而我們的心却欣喜的。因為參加校友會，使我們重溫起可貴的交大精神；喜見交大在科學發展上對國家的貢獻；重溫舊雨故知的情誼，欣悉校友家庭的奮發有為；得展先輩專家們的風采……一切不免使我們見賢思齊，重新振作，其意義和收穫豈是湊熱鬧玩樂一番而已。